

甩竿钓鲮条

□ 宋孝林

竿随腕动,线随竿甩。钓鲮条,最喜欢听线在模糊视线中划出美丽弧月的瞬间伴发出的那“吁——”的哨声,那么悦耳。或许,这也是鲮条十分留恋的乐章,即使吓跑了,偶尔还会回过头来,快速咬上就想溜,没想到一场悲剧就这样发生了:活蹦乱跳的鲮条,顿时悬挂半空,在阳光的映照下,银光闪闪,不明不白地就成了人们的美味。

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。那时我们钓鱼用的竿、线、钩、浮,并不像现在到处可以买到,那可都要自己做的。

竿子,往往是精挑细选出来的。到长竹子的人家院墙边转转,然后嬉皮笑脸地跟在主人后面。一般情况下,主人也会理解我们这些懵懂小孩的心思:“是不是又想要根竹子钓鱼?自己去弄!”于是,我们一头扎进小竹林内,前后左右张望个不停,看中其中一根,立即蹲下来,用事先准备好的菜刀,在其根部轻轻地砍削起来。选竹竿,既要长、直、细,更要有弹性。当竹竿抓在手中时,随便抖动几下,竿梢就会有节奏地弹跳起来,十分优美。当然,有时候也会使用芦柴竿,但容易折断。

鲮条不算大,对线的要求也不是很高,往往是母亲缝制时用的细棉线就行。偶尔,也会从装化肥的编织袋上清理出一根细尼龙线,那就会有如获至宝般的快乐。

钩,大都是用母亲的缝衣针弯成的。将缝衣针放到煤油灯的火芯上烧红,然后用老虎钳弯成鱼钩,再放到水中冷却。有时候,还能从糖担上买到鱼钩,比起自己用缝衣针做鱼钩,那要方便多了。

现在学钓鱼的人,肯定是想不到的,我们使用的浮子,是用鹅身上用过的。有时由于受到条件限制,没法找到鹅翅竿,便使用晒干的蒜头茎,白白的,剪成一小段一小段,扣在距离钩约十厘米的线上。

就这样,一套钓鲮条的简单工具就做成了。

儿时的暑假,是我享受快乐最多的季节。早晨一醒来,就抓着鱼竿出去溜达,一个多小时,一顿丰盛的午餐就有了。鲮条是浮在水面上的淡水鱼,肉眼看得清清楚楚。钓鲮条,也可以定点单个下钩了。钓鲮条的时候,如果将钩放到鱼前方,待钩放下来的时候,鱼儿早就游走了。快,就这样,我更喜欢甩竿了。

鲮条是比较喜欢听水声的。顺着鲮条游动的方向,将装着饵料苍蝇或榆树金花虫的鱼钩,重重地、准确地落到鲮条的前方,能够引起鲮条的注意,鲮条会迅速窜上前来。有时候,这样的做法,也会将鲮条吓跑,但不少鲮条还会折返回来,舍不得这一顿美餐,因为自己的一时贪婪,成了人们口中的美食。

牛在河中洗澡的时候,或者在河中撒几把草糠,往往会引来不少鲮条的。鱼多,那就要甩竿了。伴随着一声声美妙的“吁”声,一条条鲮条随之捏在手中、串在柳条上。暑假里,每天到村内场头边的河中钓鲮条,就成了我必不可少的一项运动。其实,那时候根本不知道钓鱼也是一种运动,只知道能在其中享受到快乐,享受到美味。

当然,用甩竿钓鲮条,也没少让自己“受罪”,鱼钩钩在衣服上,那是常有的事情,难免被母亲责怪,但那永远是心疼儿子的声音:“什么时候才能歇下来呢?”

最令人难忘的是,一次甩竿时,不小心将鱼钩钩在自己的耳朵上了,疼痛难忍,眼泪都掉下来了,不得已只好来到医院,医生熟练地将鱼钩摘下来、简单进行了包扎。没想到,回家没多长时间,我就忘记了疼痛,又扛着鱼竿出去了……

如果找不到我了,熟悉的人肯定会说,到场头去找,肯定能找到的。

温暖的大衣

□ 邹晓芸

这件大衣伴随我快三十年了,原是当兵的老家哥哥送给我父亲的。

那年除夕,我屁颠屁颠地跟着父亲放完鞭炮后,匆匆穿上新衣服,腆着胸脯在衣柜上的镜子前照来照去。外面黑咕隆咚的,有个生人趑趄着走进屋来。父亲边招呼其落座,边取来大衣披在身上,陪着说话。那人脸上发讪,诉说大队的救济不够过年,嫌少。父亲正当盛年,担任着大队的大队长、副书记,高身材,国子脸,慈眉善目的样子,慢言细语地与那人摆龙门阵,话中既饱含体贴又富有哲理。夜阑更尽,好像父亲给了那人几块钱,那人才踉踉离去。当时,我初次见着这件大衣,钦羡不已,觉得父亲披着那件崭新的军大衣特别帅,温和而威严。

时间的流逝会淡化许多往事,但我对此事却记忆犹新。其实,这件大衣,父亲平日并不舍得穿,只在过节时穿穿;难得带我看电影时,如若风啸夜寒,父亲则会把大衣裹在我身上,以免着凉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在龙冈中学住校读书。有一天,雨雪纷飞,父亲步行十来里赶到学校,郑重地把大衣替我穿上,叮嘱我夜里将大衣盖在被子上御寒。我点头称是,遵照执行,果然暖和多啦!

黎明,寒风习习。我常常穿着大衣,捧着书,徘徊在操场,泽畔行吟。此后,别故园,蜗居宿舍,购房卖房,进城安家,搬家时有意或无意中丢了不少家什物件;而我对这件大衣却十分经意,总是格外关照,不丢不弃。

妻子生俩孩子时,我都将大衣捐来医院,派上了用场。有次妻子小产,岳母划条小船,船舱里铺稻草,稻草上覆被,被上躺着盖着大衣的妻子;我坐在船头,打着伞为其遮住阳光。悠悠河水漾着涟漪,摇曳水草清晰可见。远处河面上有只水禽,优雅游戏,仿佛清亮的缎带上浸染着的黑点子,飘呀飘;船靠近时,水禽受惊,贴着水面扑棱棧迅捷遁去。空中花香弥漫,两岸树木葱茏。岸上树木花草投影在大衣上,投影在人身,投影在水面上,斑斑点点,一闪一闪的。我问妻子冷不冷,妻子本来苍白的脸上泛起些微红晕,口鼻翕动,慢声低语:大衣保暖,不冷不热,正好呀!

女儿睡觉时经常把被蹬散了,加盖的大衣呢,不是被撇在一边就是掉到了地上;我夜里常常一而再,再而三地起身去检视,为她掖好被子,捡起大衣,轻轻地掸去灰尘,小心翼翼地用大衣将被子包裹得紧紧的。有一次,子夜时分,妻子发觉儿子额头烫手,脸红气喘。我揉了揉惺忪睡眼,第一反应就是拿大衣,一把扯开大衣裹住小家伙,抱去就医。街道上除了我们寂无一人,路灯也不亮。我们叩门喊医生,程医生注射完药,一再提醒要裹紧大衣,不能让孩子受风寒。

孩子们一天天长大,我对这件大衣越来越珍惜。隆冬时节,我开电动车上下班总是反穿着大衣挡风,一季又一季,风雨兼程。去年冬天,我跟我妻子抱怨大衣袖口灌风;妻子扳起缝纫机,响起“哒哒哒”的声音,三下五除二把敞袖口改成了束袖口,还真挺管用的。

今年入冬以来,虽然不再常用这件大衣了,但每念及此,总觉得亲情萦怀,心里暖融融的,无论身在何处,始终惦记着家的方向。

雪吻乡河

□ 邹凤岭

有雪,麦苗与油菜就不会那么青绿和旺盛。回老家去看雪,成了他急切的期望。

流淌不息的下河,是里下河地区的重要河道。里下河地区是位于江苏省中部,西起里运河,东至串场河,北自苏北灌溉总渠,南抵新通扬运河的平原水乡地区。里下河地区因里运河简称里河,串场河俗称下河而得名,即为里河与下河流过的广袤地域。这里地势平坦,水网密布,四季分明。雪,是下河水网地区最美的使者。下河的雪,每年冬天都会如期而至,把大地装扮得格外妖娆。有了雪,这才滋生出湿地大量的生物,引来数百种珍稀鸟类。有了雪,这才保证了丹顶鹤等濒危物种,在这里安全地越过冬。有了雪,这里的空气质量才如此的清新,人们如同生活在天然氧吧里。有了雪,这里的越冬作物才长得如此青绿,给了人们丰收的希望与喜悦。有了雪,这里的景色之美,胜比天堂仙境。

冬日里,下雪了,我与强同学结伴下河岸,在冰面上滑瓷片,在雪地里尽情地玩耍。迎着雪,仰着面,尽情地享受雪花落在脸上的感觉,好凉爽。奔跑在下河岸边谷场上,抓起一把雪,相互追逐,打雪仗,好心情。冒着雪,推起一个大雪球,垒起个雪人,白雪公主好美丽。一直玩到了天黑,过瘾后意兴阑珊。雪夜里,躺在暖和的被窝里做个梦,看下河雪景好惬意。

下河的雪,神奇的雪,给下河岸万物增添无限的光彩。水润的田园,有雪的吻,庄稼有了好收成,盛产的大米、面粉如雪般洁白。雪落河下,近岸边的水面上结起了薄薄的冰,雪落下,长出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蘑菇。白色的“蘑菇”下白色的鲫鱼、银鱼游动在河水里,鱼儿的呓语温柔地贴近飘浮的雪,好快活。静静地听,下河的水,没有睡,低声地唱着歌,和着鱼儿与冰凌漂浮的呓语。

下河的水乡,雪里有无限的乐趣。下雪了,房屋



幸福时光 王慧摄

清溪镇

□ 曹文芳

丁冬来到粮管所。

林草儿看着堆满稻子的粮仓,闻着稻子熏人的清香,有点手足无措,把她的手骨节一个一个地折过去,吧嗒吧嗒脆响。这个坏毛病,林一鹏已经是再三训斥:“你总有一天要把你手指头折断的。”林草儿就是改不掉这个坏毛病,激动、拘谨、生气时就不知不觉地把手指头的骨节一个挨一个地折过去又折过来。

丁冬是个热情的丫头,把林草儿带到粮仓后的大码头上。宁静的河水,波光闪闪,林草儿就是从这码头跨入清溪镇的。看着一河的水,林草儿心里有了淡淡的忧伤,她想起了妈妈的紫缎袄,还有大学林荫道的蝉鸣,蛋糕房橱窗里的花式点心,小学老师的微笑。

丁冬兴致勃勃地指着夕阳,指着河岸的芦苇,指着独自兀立在河岸的楝树,呱呱呱地说着什么。林草儿早走神了,一句也没有听进去。丁冬看上去像尾巴一样地跟着林草儿,其实相处时,林草儿总是被丁冬左右着。丁冬没等林草儿太多地去想那个远去的城市,就拉着她离开码头去看大粮仓。

丁冬和林草儿在一个个大稻折间左右右转,像走迷宫一样,很有趣,直到天空把太阳弄走了,没有一点阳光的影子。林草儿茫然地看着暮色四起的天,一脸的惊恐。心想:天怎么会黑得这么快?本想悄悄溜出来玩一会儿就回学校,现在回家跟爸爸怎么说呢。

戴上了白睡帽,院子里铺上了白绒毯,举目都是白色的。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玉米棒,金色的,给院子点起了一盏灯。母亲从灶膛里盛来一盆火,炉火正旺,我与强子围在火炉旁,熟了玉米粒,成了爆米花,欢快地跳跃在炉火上,发出清脆的声音,味儿特香,一屋子暖洋洋。母亲看我俩被炉灰染黑的双手,还有那花斑的脸,笑出了泪。

下河的雪,蕴藏无限的能量。村子前,下河转了个弯,清河水流入大大的荷塘。下雪了,遍地白茫茫,唯有荷塘里立着一杆杆荷的枝,挤挤挨挨,风雪里不曾倒下。我俩一同去上学,走过荷塘边,看到风寒榨尽了荷的水分,失去了丰腴,裸露庄严的筋脉迎接风和雪。在那枯了的荷秆下,白白的莲藕静静地躺在河底深处。出淤泥而不染,那是水乡人品格的象征。村前的荷塘,曾展示出它独有的浪漫、自由、豪情与刚烈。冬日的荷塘,冰雪覆盖下的荷,睡正酣。雪的白,荷的洁,还有冰雪天里炉火旺,养育出下河人的情真与忠烈。乡河岸,走出陆秀夫负贞投海尽忠魂,“建安七子”文学大家的陈琳,宋曹用爱国诗篇与书法写人生,胡乔木堪称新中国“一支笔”。新四军重建军部下河岸,芦苇丛、青纱帐,英勇杀敌好战场,抗日的壮举与奉献永久写进史册里。

又一年,冬日里,强同学回到了故里,正是下雪天,瑞雪落在重逢时。雪落乡河,落在村庄、树木、小草、大地上,银色的袍,银色的须,银色的发,银色的面。白雪洗乡河,洗清了流水,洗净了空气,蔚蓝的天空映在河水里。见野兔跳跃雪地原野,小鸟在不远处雪粉满枝丫上俏立。河水恬然无声,大地沉于冥想。姑娘与小伙携手在河岸,长长的红丝巾飘在白色世界里,好甜蜜。我俩并肩漫步下河岸,一别数十年,雪吻乡河道乡情,享受踏雪的乐趣,尽情抒发瑞雪年丰的憧憬。

众里寻他千百度,我一直在行走,寻觅。回眸,不觉想起高晓松的“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,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”

小时候,初遇曹文轩的《草房子》,厚厚的一本书,捧在手,中宛若珍宝,打开看看,被桑桑逗笑——拆了蚊帐做渔网,改了榻榻成鸽笼;在家里和妹妹有吵不完的架,在外面与小伙伴有搞不完的恶作剧。我眼前好似出现了调皮、天真又不失可爱的孩子,他在向我微笑。又仿佛这个调皮天真的孩子就是我,那个敲了邻家的门又迅速躲藏起来的,那个藏在油菜地里任凭家里怎么呼唤也不出来的我。

而后来,再去回顾那充满回忆的《草房子》,我惊讶地发现,这哪里只是在讲述好玩的故事?美丽的油麻地是桑桑的家,是曹文轩的家,也是我们大家的家。这一幢幢房子,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,透出一派古朴素,但当太阳凌空而照时,那房顶上金泽闪闪中又显出一派华贵来。在这里,我们大家的精神生活宁静却又不平静地进行着。

现在,蜕去几分稚嫩后,再翻开《草房子》,桑桑还是那么好玩,但是我已经长大了;油麻地还是那么美丽,然而我身在城市。文字想要告诉一个孩子的东西,我已经不觉得稀奇了,用一个青少年的目光触摸这些带着温度的文字,倏忽间发现,原来这里的东西太多太多,或是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情感,或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无奈,抑或是关于人性的某些东西,还有那个唯美的,又带着忧伤的,甚至是苦难和痛苦的童年生活,原是人生的一种真切……

轻轻地翻开,再轻轻地合起。读得完的是文字,读不完的是人生。我一直在其间行走。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

而我也在时光里成长。

回首·成长

□ 宋文莹



连载